蜀山劍俠傳/26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六二回　縞袂可勝寒 萬樹梅花 佳人獨立　璇沙能禦敵 彌天靈雨 妙女雙飛

下一回▶

三人爲想觀賞雪景，由洞側危崖之下緩步走來。見積雪已厚尺許，雪仍未住，當地山勢靈秀，再喫積雪一鋪，到處瓊堆瑤砌，玉樹銀花，照眼生繽，觀之不盡，一時心喜，無相神光也忘撤去。謝瓔低語道：「你們看此地又是一番美景。前聞林綠華姊妹最愛梅花，姑射仙之得名，也由於此。這裏乃她七姊妹嘯邀遊賞之地，就說梅花未到開時，怎連成蔭的綠葉也見不到一片？」李洪道：「莫是被雪蓋沒了吧？」話未說完，忽聞一股幽香隨着雪風吹來，沁人鼻端，二女忙即示意噤聲。剛轉過崖角，猛瞥見崖腰上突出一根虯枝，上綴紅梅三五，正在凌寒吐豔，自競芳華，忙趕過去一看。原來崖上有一斜坡，近壁一株丈許高的梅樹正向前斜伸出來，鐵幹盤虯，迎風飛舞，上面約有百十朵梅花。因爲樹大，看去稀落落的，有的枝上尚還掛着幾片殘葉。積雪難支，似墜不墜。葉旁花萼兩三，嫣紅欲吐。二女原極愛梅，覺着此中消息大有天趣，正在流連觀賞，不捨遽去。忽見李洪跑來笑呼道：「二姊快看！那旁梅花多着呢。」二女聞聲回顧，問在何處。李洪道：「我無心中往前走了幾步，就在前面坡下。你們的朋友也在那裏，還不快去！」

三人邊說邊走，已經看見前面崖勢凹下，現出一片平崖。雪勢已止。崖上一幢樓臺精舍，前面大片梅花林，樹頭滿綴繁花，香光如海，望若雲霞。林前一株大梅花樹下，站着一個年約十五六歲的白衣少女，玉立亭亭。人本美秀，再喫四外白雪紅梅、瓊樓飛瀑一陪襯，宛如縞衣仙人離自廣殿瑤宮；又似小李將軍雲山畫圖中，添了一個仙女。武當七女

中，二女祇見過五人。方欲現身上前通問，忽聽少女嬌叱道：「何人大膽，窺視仙山？急速現形出見，不怕死麼？」語聲未住，把手一揚，立有一道青光飛起。同時二女也已現身走近。白衣少女一見來人，略一注視，立即轉怒爲喜。因看不出來人所在，飛劍並未隨人下落，似有愧色，連忙收回，趕迎上來，笑喚道：「來者是小寒山謝家二位姊姊麼？肉眼無知，祇當外人，幸勿見怪。」二女同道：「姊姊貴姓芳名？石、林諸位姊姊可在仙山？」少女答道：「小妹司青璜，去年纔蒙恩師收錄，不在武當七女之列。二位姊姊卻是心儀已久，今得相見，真乃幸事。這位道友尚望引見。」隨向三人禮拜。三人答禮。謝琳道：「此是我小世弟李洪，妙一真人齊世伯九生愛子。偶因暇日，來此拜望七位令師姊，不料又得一位良友，真乃快事。」司青璜道：「諸位師姊多半有事遠出，祇林綠華師姊現在入定。我因見積雪，閒中無聊，偶然遊戲，把林師姊的催花靈符暗中取了一道，照她所傳，如法施爲。此地梅花多半爲女仙姜雪君所贈，均是洞庭山中靈木，各有一點氣候。林師姊又極珍愛，常用靈泉滋潤，故此花開容易。本心想等林師姊出來，同賞香雪，博她一笑，不料三位道友光降，倒真成貽笑大方了。」三人自是謙謝。青璜道：「嘉客遠來，祇顧說話，還未及請進敘談呢。」遂請三人入內。

剛剛坐定，林綠華便已走來，見面大喜，互相禮敘。綠華道：「愚姊妹如今奉命輪流下山，修積外功，衆同門姊妹在山時少。今日石玉珠師妹本已回山，又被臥眉峰孫毓桐姊姊約往鼎湖峰採藥，見面沒有說幾句話，便匆匆走去。我因家師近方閉關，須人留守，未得同行。卻值天降大雪，小師妹故弄狡獪，知我最愛梅花，行法催開，三位嘉賓又從天外飛來。古人謂良辰美景，賞心樂事，今乃兼之，梅花有知，當亦欣喜。祇惜諸姊妹未得迎待，辜負此清賞罷了。」說時，青璜已將主人自釀香雪飲，連同山中特種葡萄、蘋果、梨、棗、松仁、首烏之類，雜以松菌、筍脯等素餚，用碧玉盤端來奉客。綠華笑道：「薄酒野蔌，愧無兼味款待嘉賓，惟此果品數事。雖是常物，尚係愚姊妹由各名產地移植而來，此間地脈尚屬膏腴，復經靈泉澆灌，味頗甘芳，有異常產。若比凝碧仙府仙果靈實，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了。」三人隨意取嘗，果然玉肪流膏，芳騰齒頰，雋美非常。那酒倒在玉杯之中，湛然深碧，芳馨襲人，尤爲色香味三絕，比起峨眉仙釀另具勝場，俱都讚不絕口。

謝琳道：「林姊姊冰肌玉骨，美絕天人，彷彿梅花化身，同此冷豔。吐屬容止，更那麼溫文嫻雅。與你相對，就有一點俗氣，也被你的容光所化了。」綠華道：「二姊幾時學來這一套客氣話？莫非玉珠妹子不在，我便見外不成？」青璜見二人謙詞相對，笑道：「我這人口直心快，常說同門師姊妹中綠華姊姊最美。久聞謝家二位姊姊天真美貌，並世所稀，常想還有比我綠華姊姊更美的麼？今日一見，果然珠輝玉映，儀態萬方，青女

素娥，未必勝之。你二人瑜亮並生，我綠華姊姊也不遑多讓。可是綠華姊姊孤芳自賞，哪似二位姊姊瓊樹雙生，琪花並秀，看得人眼花繚亂，直恨不能永爲臣僕纔快心呢。」李洪道：「你們盡轉文，放着好酒好東西不喫，說這些文話幹甚麼？」謝瓔道：「洪弟畢竟年幼，連主人說在一起。初次登門，也太不客氣了。」謝琳笑道：「此時此景最宜清談，誰似你這等俗氣，祇會喫呢！」綠華前在峨眉見過李洪，知他九世修爲，法力甚高，忙笑答道：「我們修道之人，原無須乎客套。本來是我說話酸氣，小師妹再一隨聲附和，無怪乎李道友齒冷。」謝琳道：「姊姊纔說不客氣，爲何對洪弟道友相稱？若不見外，和我們一樣稱呼如何？」林、司二女謙謝不肯。謝瓔道：「洪弟童心未盡，你要客氣，他便不能久留了。」綠華本意結納，又聽出三人此來，不似略談即去口吻，隨即應諾。隨問是否便道相訪，還是另有別事？謝琳說了來意。林、司二女一聽，三人似願小住，愈發高興，再四挽留。三人便應了。

當地乃是一座玉石所建的兩層樓舍，樓外便是大片花林。賓主五人憑欄賞梅，對雪小飲，笑語甚歡。李洪見主人對他格外殷勤，也自高興，忘了拘束。三人因半邊老尼閉關入定，不能進謁，祇託綠華日後致意。雪住以後，天氣漸趨晴朗，遙望夕陽已落西山，大半輪紅日浮在地平線上，射出萬道光芒，把左近山石林木都映成了紅色。謝瓔道：「今方九月，天並不冷，這場快雪，恐怕留不住哩。」司青璜道：「此間地暖，本來難得遇到這等大雪，就下也難留。適纔略施小技，留此快雪，以伴梅花，並留姊姊、洪弟同賞寒芳。你看此崖以外積雪不都化了麼？」三人斜倚玉欄，先未留意，聞言四顧，尺許厚的積雪已經化去十之八九，祇剩薄薄一層，浮在地上。雪後飛瀑，越發雄快，玉濺珠噴，水煙溟濛，斜陽映照上去，繽紛五色，頓成奇觀。

正觀賞間，忽見遙天雲影中，有兩道金碧光線閃了兩閃，細如遊絲，一霎即逝，也分不出邪正家數。李洪回問衆人見未，綠華眉頭一皺道：「此與妖邪不同。名姓詳情，我不深知，不值一談。」正說之間，又是一道青光如長虹飛渡，朝那金碧光線追去，晃眼落向左側亂山之中，相去也祇五七百里，三人看出青光之中邪氣隱隱。謝琳便問故。綠華道：「本山雖不許左道妖人駐足，但在五百里外，向不過問。這道青光尚是初見，我們還是飲酒賞花吧。」李洪回顧，見青璜忿容初斂，綠華辭色也頗可疑，好似有話不說神氣，料有緣故，便留了心。

一會兒，東山月上，清光大來，照得樓外花林香光浮泛，仙景無殊，對月開槽，佳趣無窮。彼此又那麼情投意合，直談到斗轉參橫，翠羽啁啾，東方有了明意。三人知道，武當諸女在山時均有常課，力請自便，主人方始引客去往樓後雲房中安置。三人也想用功，

略爲商談，便同在房中玉榻上入定。因連日不曾用功，這一坐，直到次日下午方始先後起身。李洪先起，見主人不在房中，信步走往前樓。見晴雪梅花愈發繁豔，想往花下踏雪。剛剛飛落，忽見青璜急匆匆跑來，說道：「好弟弟，快幫她一幫，綠華姊姊出了事了。」李洪知道綠華道力頗高，半邊老尼好勝護犢，向不許人欺她門下，何人大膽，敢捋虎鬚？忙問：「現在何處？」青璜急道：「就是昨日青光下落之處。林師姊不許我去，更不許對人說起。本來不想出口，無如她此時還未回來，令人放心不下。此事不宜人多，最好快去快回。事前連謝家姊姊也無使知，問時我自會代你應答，請快去吧。」李洪喜事，住在當地本非所願。祇覺綠華人好，匆匆也未深思，便即起身，破空飛去。

六七百里的雲程，飛行神速，晃眼即至。因青璜不知一定所在，祇照昨日青光落處尋找，見下面亂山雜沓，溪壑縱橫，空山無人，毫無迹兆可尋。正在盤空疾飛，打不出主意，忽見前面山谷中飛起一片藍色妖光，光中一個相貌癡肥的妖人，剛由林中飛起。緊跟着後面一道尺許長金光電射追去，晃眼趕上，兩下裹纔一接觸，霹靂一聲，妖光立被震破，灑了一天藍色星雨。妖人一聲怒嘯，化爲一溜煙逃去，一霎不見，金光也自撤回。認出那金光便是玄女針，謝琳曾有此寶，乃半邊老尼所賜，知是綠華所發，人必在內，忙即趕去。入林一看，綠華手指一道金光，與昨日所見青光相鬥。敵人乃是一個相貌醜怪，一目已眇的中年禿子。前面另一美少年，面容愁苦，正向綠華賠話，神情甚是惶遽。綠華面有愁容，似在大聲斥責。回顧李洪趕到，意似驚急，更不再理少年，手指敵人喝道：「我實委曲求全，投鼠忌器，禿賊休再不知進退。再不見機，剛纔妖人便是你的榜樣！」隨把手一指，金光驟盛。李洪也已趕近，因知綠華所用金牛劍乃武當派鎮山之寶，威力至大，而妖人並無所懼，綠華又是那樣情急，匆匆未暇尋思，左肩搖處，斷玉鉤立時化爲兩彎精虹，神龍剪尾飛將出去。惟恐不能制勝，又將玉玦一按，一片祥霞隨同飛出。

那妖人乃左道中有名之士，受人之託而來，本心想迫綠華降服，未施全力。不料綠華應變神速，反乘隙將另一妖人打傷敗逃。一見飛來一人，雖是幼童，遁光卻不尋常。暗忖：「此是何人門下？小小年紀，具此根骨功力。今日若敗，以後何顏見人？」方想另施邪法取勝，金牛劍光驟盛，匆匆迎禦，斷玉鉤已迎面飛來。妖人深知此寶來歷，心中一驚，祥霞一起，越知不妙。因所用飛劍也是苦煉多年，雌雄各一，不捨失去，想要收回。慌迫中略一遲疑，哪知來勢萬分神速，青光又被金光絆住，緩得一緩，斷玉鉤已追上前來，照準青光一絞，立成粉碎，化爲凡鐵，紛紛墜地。妖人急怒交加，未及施爲，玉玦霞光電駛飛來，當頭壓下，精虹也跟蹤剪尾而至。兩人夾攻，知無幸理，祇得咬牙切齒，把心一橫，左臂往上一迎，立被鉤光斬斷，就勢化爲一道血光遁去。李洪耳聽綠華急呼：「洪弟且慢！」事已無及，匆忙中也未在意。事完回看，那美少年仍立在綠華面前，面

色已是慘變。綠華急道：「你這不聽好話的人，自尋苦惱，誰來管你？再不見機，此時便難活命了。」說時見李洪回身走來，臉上一紅，似有愧容。正待迎前說話，少年面色忽轉悲忿道：「妹妹再不見憐，有何生趣？你不肯下手，便請貴友殺我吧。」

綠華見李洪已經走近，知難隱諱，祇得苦笑道：「洪弟乃我好友，怎肯殺你？倒是你連番弄巧成拙，今日更是引火燒身。幸而田氏弟兄被我說服，否則誤己還要誤人。你真是我屢世冤孽，我決不忍見你自毀仙業，徒取滅亡。今日你如聯合妖人與我爲敵，我蒙李道友相助，也不至於喫虧。妖人雖敗，你卻無害。不合首鼠兩端，既想借外人之力乘我於危，又恐我受傷害，事急之時，反而倒戈相助，以至兩妖人反勝爲敗，相繼受傷逃走。這兩個一是姬繁愛徒，一是小南極羣邪之首，對你豈肯甘休？你雖愚昧無知，昔年情分仍在，況有義母撫育之恩，豈容坐視？偏生師父對你又極厭惡。妖人尋我，尚有師父蔭庇。你孤立無援，田氏兄弟未必助你。本來再有一甲子，我功行便可圓滿，經此一來，又要爲你延誤。事已至此，尚復何言？綠雲崖左近，師父決不容你涉足。若往別處，難保不與妖人相逢狹路，吉少凶多。幸石師妹好友孫毓桐隱居臥眉峰峰腰一洞，深入地底數百丈，乃古仙人煉丹之所，可往相依。就這樣，蹤跡仍須隱祕，我每月兩次，或是得暇，必往看望，就便考察功力，也許日後機緣巧合，將你引進到諸正派長老門下。你雖在旁門，從無惡行，今世又是散仙門下，祇要肯勤於修爲，仙業並非無望，何苦自暴自棄呢？」少年起初聞言，神色依舊悲忿，好似無動於衷。及聽綠華日後要去看他，面上忽現喜容，答道：「今日纔知妹妹對我仍是關切。本心祇求常得相見，並無他求，但得如此，百死也所心甘，請即同往便了。」李洪細看少年，方覺他丰神俊朗，道骨仙風，頗似散仙中人，並非左道一流，心頗喜他。未及發問，小寒山二女忽然現身，笑道：「林姊姊有甚爲難之事，但請明言，我三人願效微勞如何？」綠華見二女趕來，愈發玉靨生春，朝少年斜視了一眼，眉宇間隱含幽怨。轉對二女道：「你我至好，無事不可明言。這位崔道友當初乃我世交至友，說來話長。三位請回綠雲崖，等我將他送往臥眉峰安頓之後，回來再說吧。」隨向雙方引見，禮敘後分別飛回。

原來李洪走時，二女已經警覺趕出，隨後追去，相繼到達林中。一聽雙方說話，便明白了幾分，知道綠華別有難言之隱，本來不想現身出見。因見少年情詞誠切，神情悲忿，隱蘊無限深情，人又那麼英俊，一身道氣；綠華對於少年祇是難處，並無惡感，反甚關切，不由生出同情，意欲問明相助。一想李洪已與綠華相見，妖人也爲她所傷，少時仍須問明，便即現身相見。回到崖前，青璜正在盼望，問知前事，知難再隱，便同去樓中，笑道：「林師姊雖是麗質天生，性情溫婉，但她玉潔冰清，纖塵不染，此是她難言之隱。少時回來請勿多問，由我略說經過吧。」二女一問，纔知綠華前生乃西藏派教祖淩渾之

女。因父母雪山煉丹，年幼不能同去，經乃母白髮龍女崔五姑寄養仙都後山碧梧仙子崔蕪洞中。少年乃崔蕪次子，兩人本是兩世情孽，轉世重逢，情更深厚。先頗發情止禮，終以冤孽糾纏，致爲妖人所算，同失元真，又墮塵劫。綠華幸得前世恩師半邊老尼接引，重回師門，仙業已將成就。少年接連三世俱在旁門，今生始拜在一位散仙門下，對於綠華情深愛重，相思入骨，一心祇想常伺玉人顏色，並無邪念。無奈武當教規至嚴，半邊老尼性情古怪，因愛徒前生爲其所誤，大爲厭惡，不許入山相見。少年在左近守伺多年，好容易見到兩次。綠華性情溫柔，始尚敷衍。嗣見少年情癡更甚，恐蹈覆轍，又陷情網，往往避道而行。少年自是癡戀，本就難耐。近聞武當七女奉命行道，照膽碧張錦雯、摩雲翼孔凌霄與綠華不久還要別尋靈區勝域，另建仙府。聞訊驚喜交集，頓觸夙願，欲與綠華乘機同在一起共修仙業。綠華爲人謹慎，如何敢逆師意行事。近三月中，少年乘着老尼閉關，七女他出，綠華一人在山，竟自犯險，暗至綠雲崖與綠華相見。綠華又急又怒，嚴詞拒絕，並以法力驅逐。

少年情急難堪，一時激怒，忽發奇想：便約了幾個左道中好友，欲以強力迫令如願。此已三次，均未得逞。但對綠華情癡意厚，行事便多顛倒：一面約人相助，又恐綠華到時受傷，不是發難之前飛書告警令做準備，便是到時一見綠華有了敗意，便銳身掩護，甚或反戈相向，情願事後向所約妖人賠罪，受盡折辱，所識幾個左道中人竟全因此反目。這一次輾轉請求，所約的也無一庸手。因忿綠華薄情，已下決心。哪知人約定後，知來人法力高強，行事毒辣，情切心上人的安危，又害了怕，忙在人到以前趕來告急，喫綠華怒斥回去。三人來時，綠華實在暗中準備，因想師傳法寶神奇，近來功力尤爲精進，祇有田氏兄弟乃尸毗老人愛徒，魔法甚高，恐非敵手，心中疑慮。先想請李洪等三人相助，又覺羞於啓齒。今朝一見時至，如若不去，必要尋上門來。心對少年仍存維護，師父最恨外人來此擾鬧，何況上門欺人，萬一將其驚動，少年必無生理。忙中無計，祇好硬着頭皮，前往一試。哪知田氏弟兄甚通情理，綠華義正詞嚴，竟被說服，首先退去。這兩個最厲害的一走，綠華心便放了許多，以後情事，三人均曾眼見。

說完，綠華也已回轉。謝琳首先說道：「此事已聽青璜妹子說起，姊姊處境困難，令友癡情也是可憐，久藏在此，終非了局。我想此事祇有佛力度化，方可無害。妹子事完回山，必向家師求說，請其相助便了。」綠華聞言大喜，再三稱謝。隨對二人道：「今日禿賊邪法甚高，未容施展全力，便爲洪弟所傷，決不甘休。此賊手狠心毒，煉有邪法九寒沙，此外異寶甚多。洪弟再與相遇，最好先用靈嶠三寶制住他的本身元靈，勿留空隙，再將斷玉鉤與太乙神雷同時發動，方可永絕後患。否則，此賊最長暗算，識人甚多，海外妖邪多半是他後輩，定往仙山尋仇。固然洪弟法力高強，必可無害，但現當用功之時，

豈不惹厭？」二女同聲說道：「早知此賊是我葉姑對頭，剛纔我們也動手了。」李洪道：「早知如此，我只要放出一朵燈花，立可了賬，何必費事？」謝瓔道：「這可來不得，我們蹤跡一現，毒手妖人立可警覺。如知此寶在我們手中，必先隱匿逃遁，再過些日，元氣煉復，除他便難。所以我們行動均用有無相神光隱身，雖也有現形之時，決不使其看出將有除他之意。妖孽雖知金幢厲害，一則幻波池諸姊妹未與我們一起，魔宮防備森嚴，邪法厲害，心仍自恃，以爲我們畏懼軒轅老魔，必有顧忌。到了明日子夜，我三人突然前往，出其無備，方可成功，怎可打草驚蛇呢！」

衆人笑語歡敘，時光易過，不覺到了用功之時，仍去分別入定。等次日功課做完，同時走出，林、司二女又陪往遊玩全景。偶談起臥眉峰主人雅善修治營建，匠心獨運，清景如畫。殘雪早消，滿山紅葉與秋菊爭豔，秋光獨盛。主人不在，也可觀賞，欲往一遊，便信步行去。快要到達，忽見一道白光刺空飛來，直往面前落下，現出一個道裝女子，正是武當七女中的大姊張錦雯。與三人分別禮見之後，便對綠華道：「我原說山中哪有如此年幼的道友，原來李道友與二位姊姊寵臨，無怪乎那麼厲害的妖人，也不是對手了。」衆人問故。錦雯道：「適纔歸途，發現川鄂交界深山之中，水木清華，洞壑幽奇，意欲日後爲本門闢一洞府，前往查看。忽然發現有人在彼修煉，剛把身形隱起，便見兩人走出。聽他一談，內中一個禿賊竟是小南極爲首妖人尤鰲，主人乃昔年在東海三仙無形劍下漏網的妖婦半楊妃勾魂奼女馬庚仙。禿賊說起昨日爲李道友所傷之事，痛恨徹骨，必欲得而甘心，祇不知姓名來歷。已和妖婦定下毒計，由明日起，禿賊先來本山查訪窺探。祇一見面，便即誘往妖婦山中，用邪法困住，由妖婦吸取真陽，再由禿賊嚼喫肉身，方可報仇雪忿。我知又是林師妹那位冤孽所惹的事，此人也太情癡，長此糾纏，如何是好呢？」謝琳插口笑拍了李洪一下道：「你這個胖娃娃，少惹點事，留神禿妖賊要喫你的肉呢。」李洪在旁，本就有氣，不等說完，怒道：「禿賊、妖婦實太可惡！反正無事，就此除去也好。」說完，手向張、林、司三女主人把手一拱，道聲：「行再相見。」雙足一頓，破空飛去。謝瓔一把未拉住，想要飛身追回。謝琳攔道：「禿賊以前曾往金鐘島生事，葉姑門下兩世妹幾爲所害，斷乎容他不得。就此除害，豈不也好？」張錦雯道：「我看禿賊、妖婦惡貫滿盈，此去手到成功。愚姊妹尚有要事，未便遠離，恕不奉陪了。」二女問明途向，作別起身，以爲飛行神速，必可追上。哪知敘別稍爲耽延，李洪年幼疾惡，匆匆起身，未及細問，祇知地在川鄂交界深山之中，本來不易找到。也是妖人該死，陰錯陽差，卻在此時離山外出，二女反倒撲空，李洪卻迎個正着，等二女尋到，雙方已經惡鬥多時，生出枝節來了。

原來李洪飛經川鄂交界，忽想起先恐二人攔阻，忙於起身，不曾細問山在何處，荊門一

帶，千山萬壑，如何尋找？又不便回去問人。心想今天纔第三日，有的是閒空，豁出把這一帶山嶺尋遍，也許查出妖人下落。心念纔動，猛瞥見一道青光同了一道暗赤光華橫空而渡，飛得極高，直非尋常目力所見。暗忖：「禿賊飛劍已被我所毀，這道青光怎與其一樣？莫非飛劍不止一口？暗赤光華也與赤陰教相似，說不定就是所說的妖婦。」立即跟蹤趕去。原意身形已隱，對方不能發現，等追上看明，再行下手。不料男女兩妖人邪法甚高，還未近前，便被警覺，因覺來人決非平庸之手，特意誘往小峨山一個有力的同黨那裏，準備合力應付。那同黨正是毒手摩什門下妖徒閔烏能，正在山上祭鍊邪法，性本兇殘，仗恃乃師兇焰，無惡不作。所煉邪法，得有師傳，也極厲害。一見二妖人匆匆跑來，神色張皇，見面說不幾句，李洪也已趕到。因見邪法厲害，妖人已經現身，果是禿賊、妖婦連同妖黨師徒，有十餘人之多，正向自己來路指說，知被警覺。少年心性，不欲示弱，立即現身，方喝：「妖賊納命！」山頂上忽有一片烏金色的雲光飛涌上來，將李洪圍在其內。李洪雖不知妖黨來歷，但聽二女說過，這玄武烏煞羅喉血焰神罡的厲害。近來精習禪功，應變神速，心靈上略有警兆，靈嶠三寶立即發動。玉玦祥霞首先飛出，護住全身。金連環連同斷玉鉤相繼飛出。本來心有先人之見，毒手摩什又未見過，雖然當地山形景物與二女所說大咎山魔宮不類，但因所用邪法同一路道，心疑毒手摩什也在其內。又見金雲電旋，血焰如潮，上下四外成了一片烏金色的火海，寶光以外，甚麼也看不見。那麼強烈的護身寶光，所到之處，儘管縱橫如意，並不十分爲難，潛力卻大，妖光隨滅隨生，散而復聚，越來越密。

匆忙中不知妖徒伎倆祇此，因素來強橫驕狂，夜郎自大，當着同黨門人，表面雖還鎮靜，實已手忙腳亂，強行掙扎，損耗頗多，並不能持久下去。以爲邪法厲害，二女又未同來，如無七寶金幢將妖邪困住，必被逃走。雖有制他之寶心燈在手，不能妄用。勝負兩難，方在尋思。對方男女兩妖人原是行家，先覺閔烏能邪法可恃，人又剛暴逞強，不便伸手。及見李洪周身都是佛光祥霞環繞，邪法無功，大有相形見絀之勢。妖婦首把腰間葫蘆一拍，便有粉紅色的淡煙雜着一股赤陰陰光雨，朝前激射出去。此是赤陰教中最陰毒的邪法，厲害非常。看去光並不強，中雜一股帶着粉香的腥穢之氣，灑中人身，骨髓皆融，終化膿血而死，連生魂帶所化污血全被妖婦葫蘆吸去。每害一人，便增加若干兇威。不論道力多高的人，驟不及防，如爲所乘，初聞尚覺腥穢異常，祇一入鼻，便覺另具一種膻香，越聞越愛。不多一會兒，便軟癱在地，聽其擺佈，終於化血而死。妖婦原因李洪仙骨仙根，致生邪念。又見李洪頭頂祥霞，身環金光，精虹如電，上下飛舞，以爲妖光血焰雖不能近，並非無隙可乘。所放毒氣俱是兇魂厲魄，與極污穢淫毒的精氣合煉而成，能由心運用，得隙即入，敵人稍爲疏忽，即受暗算。便用寶光護滿全身，稍爲疏忽，也必暈迷過去。對頭法寶雖極神妙，終是年幼，無甚經歷，多半不知利害。又因妖徒勢絀，

不容袖手。明知寶光強烈，此舉必有損耗，繼而一想：「敵人不知是甚來歷，這麼好的根骨稟賦從來未見，如能吸取他的童貞，足償所失。」貪心一生，立即如法施爲。禿子也將輕易不用的九寒沙發出助戰。

李洪本有戒心，前生曾與赤陰教妖人對敵，深知邪法來歷。又見九寒沙化爲千萬點碧螢，暴雨一般射來，烏金色光雲血焰又未減退。一時驚疑，惟恐失算，便把蓮花寶座取出，望外一揚，化爲一朵金光萬道的蓮花寶座。本意騰身其上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先把自己護住，再打禦敵主意。沒想到西方至寶威力絕大，前與尸毗老人相鬥，心存退讓，全力並未發揮，這時卻顯出此寶的妙用。靈嶠三寶本就萬邪不侵，妖婦所謀祇是徒勞，所用毒氣並不能侵入絲毫，哪再禁得起這一件西方至寶的威力。一經施爲，那千葉蓮花瓣上突射出萬億金芒，所到之處，邪焰全消，毒氛盡滅。更有一圈佛光，大約十丈，懸向敵人頭上，祥輝瀲灩，徐徐流轉。妖婦先打着如意算盤，欲等對方中邪暈倒，立即連寶帶人，一齊下手搶走，捷足先登，以免同黨覬覦。待用玄功變化，掩向火海邪氛之中，相隔甚遠，做夢也沒想到禍發甚快。佛光一現，立被罩住，邪法全都失效，原形畢現，想逃已是無及。李洪原爲有點疑慮，上來便照楊瑾所傳，猛以全力施爲，未料此寶如此威力。一見金蓮湧出，邪法全破，天色立轉清明。妖婦忽在身前不遠現形，手執陰火葫蘆，周身邪煙圍繞，被佛光罩定，正在強力掙扎，似想逃走。知道上有佛光，下有金蓮，任何邪法異寶俱難侵犯，無須再用法寶防身。於是將手一指，斷玉鉤先飛出去。妖婦首當其衝，精虹略閃，立時斃命。如意金環寶光趕上前去，裹定一絞，連人帶葫蘆一齊消滅。禿子見勢不佳，急縱妖光逃去。閔烏能看出不妙，再不見機，必無生理，心中忿恨，急怒交加，也忙化爲一溜烏金色的妖光，電馳遁走。李洪雖覺妖人邪法不如意料之甚，但是相貌獰惡，身材高大，連所發妖光均與二女所說相似，仍疑心是毒手摩什本人。也許幻波池新遭慘敗，元氣未復，故此法力大遜。一見逃走，惟恐二女不在，被其逃脫，因而誤事，便着了急。立縱遁光加急追去，百忙中連所用法寶也未收回，身在蓮花寶座佛光環繞之中，前面又有一道金紅色的交尾精虹和靈嶠三寶所發寶光，相率齊飛。一時光焰萬丈，上燭重霄，慧炬流天，星馳電射，頓成亙古未有之奇觀，千萬裏外俱能看見。

當時祇苦了山頂上一夥毒手門下的徒子徒孫。因妖師情急逃命，忘了攜帶，來勢又萬分神速。知金蓮寶座本是佛門降魔至寶，尋常妖邪祇喫那圈佛光照住，或被金蓮寶焰射中，決難倖免；常人遇上轉可無事，且增智慧。這班極惡窮兇的妖徒一經接觸，立生反應，欲逃無及，佛光寶焰已照上身來。李洪祇顧追敵，並未在意，衆妖徒卻全數遭報，死於就地。總算李洪不曾有意誅戮，佛法慈悲，經此佛光一照，邪法戾氣與原有惡性一齊解消，仍可前去投生，轉入輪迴，祇不過法力全失，與常人死後精魂一樣罷了。當地原離

大咎山魔窟不遠，雙方飛得又快，不消片刻，先後飛近。

這時毒手摩什正在宮中修煉，欲謀異日報仇之計，忽見一門下妖徒神色慌張，飛身入報說：「閔師兄被一敵人追來，已將到達。」毒手摩什聞報大怒，身形一晃，便到宮外。迎頭遇見妖徒鼠竄逃來，手指身後來路，連話也顧不得說，神色甚是驚惶。素日兇威遠震，無人敢攖其鋒，這多年來祇小寒山二女曾來本山與之對敵，由此連遭挫折，想起便怒不可遏。一聽有人追上門來，想起前事，更是火上加油，暴跳如雷。因忿妖徒膿包，怒吼一聲，方要打去。猛瞥見遙天空際，一座千葉蓮臺帶着大片金光祥霞，電也似飛來。先前喫過佛門中人的虧，一見這等聲勢，疑是平日意想中那幾個強敵來尋晦氣，不禁驚疑。再一想：「來人如是方今佛門中幾個有名人物，妖徒一遇，早爲所殺，怎會被其逃走？再說來人也不曾這等賣弄，許又是對頭門人有意欺人。」念頭一轉，怒火重又上昇，李洪也已追到。一見來人是個不滿十歲的幼童，再見周身俱是法寶防護之狀，分明年幼無知，仗着師長法寶，私出生事。覺着自己多年威望，無人敢惹，如今時衰運背，連這麼一個乳臭未乾的幼童也敢上門欺人，怒極之下，心想：「來人根骨至佳，從所未見，如能攝得生魂，祭鍊邪法，報仇必可如願。」毒手自從幻波池逃走以後，也曾防到對頭尋他晦氣，魔窟內外均設有極厲害的埋伏禁制。於是將手一揮，立即發動。

李洪正追之間，瞥見妖徒下落的山頭竟有大片平地，一頭矗立着數十幢金碧樓臺，殿閣崇宏，氣象萬千。前面更有無數琪花瑤草，佳木秀列，軟草如茵，山光潑黛，景極壯麗，有似神仙宮闕，不類人間。但用慧目法眼遙一諦視，便看出其中邪霧隱隱，暗含煞氣。快要飛到，忽見殿前玉平臺上突現一人，緊跟着兩旁金碧臺榭內又飛出一夥奇形怪狀的妖人。前追之敵，也已落地現身，先出妖人把手一揚，便即退去。這纔看出爲首一個，正是毒手摩什。暗忖：「這裏方是大咎山魔窟，至多捱到明朝，二女必要尋來，一舉成功。」一放，人已飛上山頂。要知下文許多驚險新奇情節，俱在以後各口披露。